日本國志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鄰交志上三

華夏

日本明正帝正保三年丙戌時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既三年矣我
大清龍興東土聲威所播先及暘谷莫不震讋又當德川氏執政權方欲以文治致太平故二百餘載彼此安和海波無警是年八月鄭芝龍奉明唐王聿鍵意贈書暨方物乞援兵芝龍福建南安人先爲商寓長戶娶婦田川氏生二子長曰森即鄭成功也既而芝龍去爲海盜擁衆數萬崇禎時就明招撫有戰功封平虜侯嘗圖其軍容贈日本求還兒與之故素與日本通往來書聞將軍德川家光召宰執酒井忠勝等議之又下議德川三親藩賴宣建議曰援而有功無益

於國倘若無功匪翅辱國結怨强鄰實貽後患勿援爲便議遂寢命日根野吉明如長崎告之會聞大淸兵下福建芝龍就撫遂罷使卻信物令西北諸大藩陰戒不虞冬十二月崔芝復遣使致書乞兵按芝福淸人初爲海盜旣而受撫乙酉秋唐王加水師都督駐舟山黃宗羲行朝錄作崔芝是也各書多誤作周崔芝書畧曰芝忝任水師都督有志無力有力無兵貴國人皆義勇兵皆精悍慣於刀鎗熟於舟楫芝思竭君辱臣死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舉敢効七日之哭借三千之兵壯我同澤同袍之氣永締如帶如礪之盟又致一書乞給日本甲二百副皆不納後二年戊子鄭彩致書乞兵器成功亦貽書長崎有司書畧曰大明龍興三百餘年治平日久人皆忘亂以至今日成功誓心報國徘徊淛閩頗有感憤纍從者煢然孤軍懸絕四面無援成功生於貴國値此艱難倘惠假

數萬甲兵感豈有極亦不報戊戌成功又遣使贈書暨方物致眷戀之意亦不答成功後據臺灣時與長崎通商至鄭氏降乃絕己丑馮京第黃宗羲以明魯王以海命來長崎乞師不達朱之瑜亦來乞師不達之瑜字舜水明餘姚貢生亦魯王遣臣嘗至安南又三至長崎圖藉外援終不遂其志至歲己亥遂留長崎不歸筑後人安東守約分廩祿之半師事之德川光國欽其德義請之幕府延為賓師水戶文教之興與有力焉是時有僧陳元贇明進士辟難削髮來居西京有福建僧隱元德川家綱遣人迎之命於宇治創萬福寺名曰黃檗傳衣鉢者多漢人其後有畫工沈詮號南蘋幕府聘之來長崎亦留不歸均為日本所重附識于此暨明唐魯二王亡遂絕音問日本籍稱我康熙十二年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及劉進忠致書於長崎奉行贈銷金馬鞍以通商舶書有山醜水秀人物清華之語官考尚可喜於十二年三月告老以兵事屬其子之信進忠時潮州鎮總兵十三年叛旋結鄭錦掠潮惠蓋鄭氏素與日本往來進忠知之將萌叛志預圖外援故有此舉可喜時為之信所制不得出一令未必知也而華商之來日本者日眾有船一百八十四艘雜居長崎街市和同貿易不經官司至德川綱吉始設官董理限七十艘旋增十艘德川家宣又限五十艘德川吉宗又限四十

艘爾後遞減至二十艘德川家重又限十五艘旋許例額外加二十艘德川家治又限十三艘至德川家齊定十艘終德川氏之世無復增減初限輸出貨物歲值銀八千貫繼減至二千七百四十貫國朝以來商船日增初無定額綱吉始限七十艘行之十一年改八十艘限輸出物歲銀值八千貫行之十七年家宣限五十艘輸出值三千貫又銅一百五十萬斤行之三年吉宗改限四十艘輸出值八千貫行之二年更限四千貫行之十四年限二十九艘行之三年限二十五艘行之四年限二十艘行之九年家重又限十五艘輸出值四千貫行之十年許例額外加二十艘行之六年家治又限十三艘輸出值三千五百一十貫行之二十六年家齊定限十艘輸出值二千七百四十貫始設長崎奉行三員二員駐長崎一員駐江戶後又增一員駐江戶建哨台於長崎小瀨戶浦及橫瀨浦以譏察來船巡禁私商又築華商館於長崎來去出入均有法制家宣時特遣使長崎更正貿易法始給信牌船有信牌者乃得至岸世以大村氏監護長崎至家齊時大村純昌築邏所於商館門外嚴檢出入華商憤遂與哨兵鬬毀邏所

旋復禁之後又因捕兵株連毀館滋事長崎奉行久世廣正捕華商偷稅者七十六人交大村純昌監禁遣監察議合其罪華商群起毀館門筑前戍卒縛二百餘人戮黨首沈揚等餘皆釋之日本之天保六年事也

華商輸入之貨綿糖將軍家重時長崎人某始學蔗糖之法於華商幕府命長崎平戶人造之不成既而尾張長門造糖成遣吏驗之頗精良然未得精白品之方紬緞德川綱吉時禁呢絨布帛玩好珍異入口除藥物外一切動植物悉禁入口行九年開呢絨布帛動植物之禁又六年開玩好珍異之禁書籍詩文集及類書為多乾嘉之閒考據之學盛行日本爭購其書於是又有考據之學惟日本以禁耶蘇教故凡舶來書籍有譯西文者概塗抹之至德川吉宗時解禁日本因是得窺西人星算測量之學文具為多惟禁廣東人參進口會焚四百五十斤參於商館門外

輸出之貨銅最為大宗考日本各籍稱自慶安戊子至寶永戊子六十一年閒華商與和蘭商共輸出金三百二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九貫銅則寬文癸卯至寶永戊子輸出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中閒五十七年不詳自明和丙戌迄天保壬寅七十七年中共輸出銅一億四千二百八十萬八千一百四十斤反輸入銀一萬零九百四十七貫我與和蘭分購銅數不詳大約華商每歲購銅約一百五十萬斤而金銀出入前後迥異者蓋因日本素無蔗糖後於乾隆中學得其法競相栽種不復如前之仰給於外故省費至多貨物出入相抵外仍有輸入之銀

也餘則昆布即海帶鰒魚及銅漆襍器而日本商人絕無至中國者考乾隆四十六年戶部須發江海關則例刊載東洋商船進出口貨稅并有洋商人市之條似日本亦有商人至上海者惟日本是時嚴禁國人出海通商先是有長崎代官末次平藏父子竊造商船載軍器貿易臺灣諸處事覺處流或當時有一二商人潛附我商船而來抑或和蘭運銅之船轉販於中國故稱洋船均未可知祇有漂風難船資給送還而已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石琳奏稱風漂日本國船至陽江縣地計十二人請發回伊國應如所請 上諭日外國之人船隻被風漂至廣東情殊可憫著該督撫量給衣食護送浙省令其歸國又嘉慶元年十月 上諭軍機大臣等日本國貿易夷民在洋猝遇暴風漂至赫哲地方殊屬可商交該國遭風難民俱送至浙江乍浦遇有赴東洋便船附帶二三令安治錄等三名令帶回浙省傳諭該撫委員送至乍浦尋覓有便船歸國以示體恤柔遠至意蓋德川氏執政權專以鎖港[illegible]長崎通商唯許華商及和蘭他皆禁絕逮三十年前美艦俄船迭以兵劫盟內國紛擾遂至廢幕府尊王室與泰西諸國互結條約至我同治九年爲今皇卽位之明治三年王政維新廣事外交念與我爲千餘

年舊好又兩大同在亞細亞不可不締和好以示親睦七月乃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齎外務卿書呈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預商通好事宜書曰大日本從三位外務卿清原宣嘉從四位外務大輔藤原宗則謹呈書　大清國

總理外國事務大憲臺下方今文化大開交際日盛我邦近與泰西諸國訂盟鄰近如貴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惟有商舶往來未脩鄰交之禮不亦一大闕典乎我邦維新之始欲遣公使脩盟約內國多故遷延至今深以爲憾茲謹奏准特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務權少丞花房義質從七位文書權正鄭永寧等於貴國預商通信事宜以爲他日遣使脩約之地伏冀貴憲臺下款接各員取裁其所陳述謹白先是我同治元年長崎奉行遣脩屬坿和蘭船攜貨至上海因和蘭領事詣上海道吳煦請日日本向祗與荷蘭通商自英法諸國挾以兵威通令立約利權盡爲西商佔盡無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絕我官民等會商僉謂若自行販貨分赴各國貿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勢今既到上海顧倣照西洋無約各小國之例不敢請立和約惟求專來上海一處貿易并設領事官照料完稅諸事通商大臣薛煥允其暫由荷蘭商人報關驗貨尚未許其購貨商人歸時又請俟允通商乞諭知和蘭領事轉達將來或遣公使籲求至同治三年又有日本商船至上海請英國領事巴夏禮爲介紹通商大臣又允其以日本商名自行報關同治七年長崎奉行河津某又由英國領事致書於江海關道

應寶時書稱與歐羅巴諸洲往來時有公使奉命紳士游歷附洋舶而西者過境請爲照料又有日本商民請赴內地傳習學術經營商業就便僑寓者均有本國護行印照請驗明符信至顧念鄰誼云云此皆德川將軍時所遣至是朝廷始派委員至天津謁見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隸總督李鴻章成林代爲上書命留津候命總理衙門議允所請覆函許通商仍有大信不約之語前光懇請再三前光謁鴻章曰英法美諸國强逼我國通商我心懷不甘而力難獨抗於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拒之惟念我國與中國最爲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鴻章爲達之總理衙門前光又上成林書曰我與泰西十四國皆已換約各國與我相距十萬里尚有公使領事來駐我國保護商民獨中國雖有商賈來往曾無官長約束西人謂坿西舶至者應以西人視之竟令華民歸其管轄久有如束溼薪之勢我外務卿軫念及此於戊辰春曾函致上海道應寶時請將華民暫歸地方官約束得覆允行我卽以此告各領事令華民還我管轄始脫樊籠現已居以別區編立戶籍優加保護然終不免西人橫議者以未曾換約故也前有我商至上海者以無約故竟依和蘭領事爲介紹中國亦若以西人視之中東兩國利權不能自操乃均爲西人佔據我國廷臣會商此事謂宜預先遣員通款爲將來派使換約之地是以特派前光等前來當啟程時或謂不以西人紹介事恐不諧我外務卿乃與諍論謂兩國唇齒相依何必自棄夙好轉倚外人苟以至

誠懇請彼國當道必愈加親厚今若回報不必換約殊非我外務卿一片苦心前光等亦無以報命云云又謁成林曰我等來時西人謂泰西小國皆邀我大國同往中國始允立約今日本派員自往恐未必成外務卿置之不答是以僅持英美二國致駐津領事函託其照拂今總署覆以不必立約若奉以回國加西人恥笑何又以手作勢云彼似太高我似太卑又自指云太覺無顏如不邀允雖死亦不敢東歸成林均為轉達總理衙門鑒其意誠遂允訂約俟派有大臣來時商議前光等感謝而歸明年四月特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大臣使於我大清締盟約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副之外務權大丞津田真道文書權正鄭永甯等從焉我

朝特簡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事務江蘇按察使應寶時署直隸津海關道陳欽隨同幫辦六月宗城等至天津往復商論至七月遂定修好條規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國日本海關稅則先是前光等歸我疆臣有以前明倭寇為辭奏請拒絕日本通商者欽差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奏駁之畧謂我朝朝鮮內附聲威

震讋日本固不敢越屬藩而窺犯北邊亦從未勾內奸而侵掠
東南實屬畏懷已久順治迄嘉道年間常與通市江浙設官商
額船每歲購銅百萬斤成豐以後蘇浙閩商往長崎貿遷寄居
者絡繹不絕其安心嚮化可知矣論皆拒絕之請於今昔時勢
彼國事實蓋未深究令彼見泰西各國與中土立約彼亦經與
泰西各國立約援例而來似係情理所有之事倘拒之太甚必
因泰西介紹國請自不如就其納款之時推誠相待委員柳原
前光等來語每稱欲與中國結好同心協力立言亦頗得體既
允議約在前斷難拒絕於後云云欽差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
曾國藩亦奏稱臣竊思道光二十一二年間與西人立約議撫
皆因戰守無功隱忍息事厰後屢次換約亦多在兵戎摳壞之
際左執干戈右陳槃敦一語不合動應決裂故所締條約間有
未能孰思審處者日本二百年來與我中土并無纖芥之嫌今
見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叩關而陳辭其
理甚順其意無他若我拒之大甚無論彼或轉求西國介紹固
請勢難中御卽使外國前後參觀疑我中國交際之道逆而督
之則易於行成順而求之則難於倘好亦殊非　　聖朝懷柔
遠方之本意自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詣憑和蘭
國報關進口中國隨宥拒却亦已久矣今旣令其特派大員到
時再商豈可復加拒絕論者杜絕之請蓋未能合眾國而兢譸
計前後而酌核也日本素稱鄰邦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比
其自居鄰敵比肩之體欲仿泰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其
海關稅則之輕重亦必與泰西從同日本自詡為強大之邦同
文之國若不以泰西諸國之例待之彼將謂厚勝薄辭積疑生

隣臣愚以爲悉倣泰西之例亦無不可但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通例辦理尤不可載恩施利益一體均霑等語逐條而備載每國而許書有何不可何必爲此簡括含混之詞堅彼之黨而紊我之章總之 聖朝馭遠一秉大公萬國皆將諒其誠何得日本永遠、相安哉朝旨韙之 宗城訂約之後旋進京謁總理衙門王大臣齋呈國皇所獻

大皇帝儀物

朝廷亦加酬報命宗城齋歸初前光之來先呈約草以兩國利益爲辭及隨宗城再至則專欲倣照泰西諸約議約大臣以中東兩國有來有往每事須作彼此兩國之詞方昭公允斷斷持議久而後定前光致應寶時陳欽書曰伊達大臣之發東都也各國公使送行謂此去當與大清連盟結衡我大臣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當知其實今觀來稿大約與西人同不同者亦不少交際之道萬國祇可剴一不可輕重欲重之也西人妬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詆之今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頗生枝節倘有參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何面目歸國復命乎當今之計我兩國唯有內求自强外禦其侮誠能心照意援條規章程不若姑從西人痕迹無事更張不露

釐色之為愈也應寶昨陳欽亦覆以書曰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為通兩國之好若以逆類遽橫慮招西人之忌則伊達大臣不來更無痕迹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聽徇他人覬覦過慮況條規中亦並無可令西人生疑之處也兩國有來有往迥異泰西遼遠有來無往者斷不能盡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嘗獨靳於日本今送去條規不知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希即一一指明藉開茅塞去歲送來約草均以兩國立論此次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詞薈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尤竟爾自相矛盾翻欲將前稿作為廢紙則是未訂交先失信將何以善其後乎我中堂又何以覆命乎

中有不能盡同西約者惟內地通商一事先是泰西諸約既經指定口岸通商而約中混入許其游歷內地通商一語本係牽連坿及出於疏誤而西人據此遂謂許入內地買賣貨物各國援一體均霑之詞紛紛效尤於是華商亦多假借西商希免稅釐抗法度流弊孔多及是章程中聲明不准運貨入內地不准入內地置買土貨前光等堅以有異泰西為辭鴻章面折以華人前往西國隨處通行並無限制今日本係以八口岸與中國通商華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貿易日本人亦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此係兩國從同確乎公允何得引西約為例前光始語塞而退**宗城既歸日本意尚觖望宗城旋以事免官五年二月以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兼少辦務使**卽四等公使**使於我議改約不得要領而還**前光齎有外務卿副島種臣大輔寺島宗則致我北

洋大臣李鴻章文書大畧謂承訂條規經奏聞允行惟去歲我國特派大臣使於歐西欲倣萬國通例議商改約將來改定後條規中所載以已屬法訊斷已民等事必須更正故先商明又係規第二條遇事彼此相助從中調處之語兩國既結和誼雖無此語亦有權可行應請裁撤第十一條帶刀之禁佩刀乃我國禮制若以入國問禁第交我國理事官檢束可耳不便明禁亦宜削去今特派前光等面陳冀與貴大臣時備文書往來擬議以爲他日批准互換之地云云前光又陳通商章程所載進出口稅各條須議由日本海關按照成規抽收不必指明稅則前光謂鴻章鴻章日日本與泰西改約成否未可知事果有成可以換約後再商海關收稅亦可俟屆時商辦帶刀之禁原慮細民滋事預爲防範由理事官布告禁令亦無不可俟約滿時刪除至從中調處一語信如外務卿所謂各國均有此權但議約時不載則可既載復裁轉貽恥笑兩國交際於定約之後未換之先違爾遣員議改旋允旋悔不幾於全權立約之命相柄鑿乎條規所載信守弗諭之謂何萬國公法最忌失信倘國何可蹈此不題貽笑外人前光囁嚅縮伏第言惶愧惟求賜覆鴻章亦覆以書案萬國公例各國流寓之民均歸地方官管轄海關收稅輕重多寡悉由自主他人不得干預日本於是時既悉外交利弊特遣岩倉具視等使歐美各國欲倣泰西通例將舊約中領事官以已國法審斷已民之條及海關收稅彼此會商之語一緊删改權歸自主故種臣等有此商請唯西人既得之利難以遂奪自岩倉歸後今已越十年尚無歸宿帶刀一事凡世族悉佩雙刀庶民亦或帶單刀實爲日本體制然其後從森

有禮之議卒自行革禁至彼此調處之言間宗城等齎約歸頗受西人揶揄故欲删去云十月有秘魯國商船瑪利亞留士在澳門騙誘華民三百餘名爲傭載赴其國既而遇颶風泊橫濱傭人苦舟師虐使投水遇救英國兵艦長俟仁雕救之引告神奈川縣走訴神奈川縣廳時副島種臣爲外務卿命阻留商船解放諸傭告於我國我國遂遣同知陳福勳來日本攜之還深謝其鄰誼時日本與秘魯未立約秘魯旋遣使責日本越俎多事要以償款彼此駁論久未決乃會請俄皇公判至明治八年六月俄皇斷以日本所辦合於公法秘魯不得要償議乃結十一月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爲特命全權大使使於我換條規先以書致北洋大臣李鴻章日前派使員請暫緩換約並商改章今我改約大使東徂西轉已越一年若俟其歸似太遲緩今已疏請先行換約奉命以種臣爲大臣即日來華種臣謂鴻章又自陳前光之來非其意所樂爲云六年四月至天津我

朝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爲換約大臣遂互換條規種臣旋入京

時

穆宗毅皇帝親政禮成泰西公使咸籲請
覲見併慶賀六月
穆宗毅皇帝召見於紫光閣種臣以頭等全權大臣在俄美英
法諸使之先捧國皇書入
覲書曰大日本國大皇帝敬問
大清國大皇帝曩者兩國俱與泰西各國交通往來而獨兩國
未脩親睦故於去歲簡派親臣大藏卿伊達宗城經與
貴國議定條規已予批準允宜派使互換適聞
大皇帝已成婚且親政朕深歡喜乃特遣外務大臣副島種臣
于
貴國交換條約併伸
慶賀朕固知種臣堪爲喉舌專司外務無不代朕肩承言歸于

好眞
大皇帝思交誼篤鄰好待該使臣優加仁厚彼此兩國蒙慶永
久弗渝特茲敬白併祈
大皇帝多福眉壽種臣覲禮成鞠躬肅退
皇帝命覆以國書書曰
大清國
大皇帝復問大日本國
大皇帝好茲接使臣副島種臣齎到來書披閱之餘實深忻悅
朕祇承
天命寅紹丕基中外一家罔有歧視矧關鄰誼尤重推誠上年
所立條規現已宣諭刊布嘉儀孔多足徵厚意用答微物藉使
寄將願我兩國永敦和好同荷

天麻朕有厚望焉仍命種臣齎歸自中國與外國締交三十餘
載今以
特恩召見種臣居首班世誇爲至榮種臣換約之後以井田讓
爲總理事管十五口商務品川忠道爲理事駐上海兼管寧波
鎭江九江漢口四處林道三郎爲副理事管廣東瓊州潮州三
處而駐於香港各令赴任視事種臣既歸留前光爲公使明年
乃有臺灣生蕃之事先是辛未十一月有琉球船遇颶風飄至
臺灣爲生蕃刼殺五十四人癸酉三月小田縣民四名亦漂到
遭害喜事者因謂生蕃豺狼不可不膺懲特以生蕃熟番有異
欲先質經界於我會種臣在北京乃寄諭種臣命詢臺地事種
臣難於啟口因遣副使柳原前光問我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
董恂昶熙等答曰蕃民之殺琉民既聞其事害貴國人則我未

之聞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預貴國事而煩爲過問前光因大爭琉球爲日本版圖又具證小田縣民遇害狀且曰貴國已知恤琉人而不懲臺蕃者何曰殺人者皆屬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曰本之蝦夷美國之紅蕃皆不服王化此亦萬國之所時有前光曰生蕃害人貴國舍而不治然一民莫非赤子赤子遇害而不問安在爲之父母是以我邦將問罪島人爲盟好故使某先告之反覆論詰者累日卒不能畢議及前光歸白狀於是征臺之議遂決甲戌三月以陸軍少將西鄉從道爲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率兵赴臺灣陸軍少佐福島九成爲厦門領事兼管蕃事別延美國人李仙得參謀議李仙得者會充駐劄厦門之美國領事以美船事曾至臺灣生番諸社後爲外務省所聘副島種臣使中國亦嘗隨行僱英美

船爲運輸而特命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爲綜理四月從道等率海陸軍發品川旋抵長崎以薩邸爲蕃地事務局重信等隨至時美國公使某執局外中立之例建言曰大邦無端率軍艦兵卒而入華境彼必以爲寇邊我船舶人民苟爲大邦所傭役彼又必以我爲應援我與華人亦爲同盟豈敢獨有私於大邦而結怨鄰好凡屬美國所有願一切收還遂布告其流寓商民守中立例並令廈門美領事捕李仙得等英國公使亦言中國必生異議按之公法實無此舉於是內閣大生紛議急遣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傳內旨於長崎令重信止軍行且歸京重信走告從道從道不奉命曰近日朝政朝令夕改令人危疑況招集精銳駕馭一誤潰敗四出禍且不測豈止佐賀之比佐賀謂是年前參議江藤新平叛亂之事見國統志中必欲強留某則奉還勅書躬自擣醜虜巢

庭斃而後已萬一淸國生異議朝廷目臣等爲亡命流賊則於答之乎何有先是日本欲於蕃地爲屯田計因命從道募兵鹿兒島縣其兄隆盛爲募驍健子弟八百餘曾停師令下忽有流言謂熊本大坂兵將東上叩闕請出師之命故從道以是要挾從道又日本即使內閣大臣西下親諭亦不能從辭色俱厲重信乃曰內旨非必停師特以外國公使有違言將俟後圖懇論百端從道卒不肯即夜下令發師翌日領事九成等遂率兵二百人乘有功艦先發重信電報狀朝議大憂又命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於長崎從道卒不聽乃戒以姑行勿妄交兵以待後命利通等遂攜李仙得還東京五月二日諸艦相率發日進孟春三國共三艦尋達社寮港既上岸移陣龜山社寮平曠無可扼守時日進小艦放小舟測海生蕃出沒岸上發銃狙擊乃移營龜山扼內山衝路旋遣輕兵入山牡丹社蕃伏匿茂草中猝起邀擊遣伍長某越二日以熟蕃爲導生蕃亦出鬬日本兵發銃於叢莽斃其一餘皆奔遁熟蕃告以佯走有伏日本兵不敢追躡進攻竹社風口石門諸蕃石門扼龜山二十餘里巉巖天險生蕃疊石爲壁據險力扼日兵不能進有別道軍繞出其背乃駭奔日本兵追殺三十餘人從道亦乘高砂艦繼至初以美英公使有違言所賃船舶悉解約還之於是運糧調兵皆失便眾

皆憤鬱乃謀購買而外鄉照倍其價以銀六萬圓購一美艦可容兵五百名曰社寮又以十萬圓購一英艦可容兵千載物千噸高砂艦是也社寮亦繼至

至則分道進攻不利乃退守龜山脩橋梁闢荒蕪為屯田持久計

六月一日仍分竹社風口石門三道攻牡丹社向四重溪是地距龜山僅八九里塗有一河眾水奔注勢如激箭諸軍提挈亂流而渡兵或漂溺既而深入山谷澗水橫流泥淖沒踝土番伐木塞路日本兵網葛藤攀岩壁蝸旋魚貫而行屢為土番所阻力進奮擊焚廬舍數所番人徒跣陟險而走其捷如飛日本兵追之不及從道等乃謂土番出沒不常我兵追擊則鳥遁獸逸倏失所在功不償勞計不如杜巢穴絕饟道以衛制之以待其窘乃寘守於雙溪石門風港諸道收軍還龜山造都督府設病院脩橋繕道為開墾久守之計

初師發長崎復遣柳原前光於北京領事九成至廈門亦書告閩浙總督李鶴年

書曰去年副島大使以下既報貴國政府今將起師問罪於貴國化外之地昔貴國聲教所暨則秋毫不敢侵犯疆埸密邇願毋致騷擾鶴年覆書曰臺灣全島我所管領土番犯禁我自有處置何借日本兵力為至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臺灣府吏實救庇之何可以怨報德請速收兵退我地勿啟二國釁

鶴年以聞時總理衙門北洋大臣既先馳奏我

朝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楨巡視臺灣調兵警備前光至京謁總理衙門詞旨牴牾於是二國勢將構兵日本即徵兵諸國商購鐵甲艦於英我則築礮臺於澎湖諸島設海底電線於臺灣廈門間購新法洋鎗三萬枝於德國調淮兵來臺議購鐵甲艦於丹國歐美海客在兩國者論彼我曲直强弱日付之新聞紙乘機鼓煽船艦兵仗之價頓增三倍日本兵久屯龜山以酷暑多病疫棺櫬相望進退維谷國皇特遣侍醫及外國醫員往療之命鄉庫製冰運往別募新兵罷歸病者而是時赤松則良在上海偵探馳報巡撫王凱泰將兵二萬向臺地日本大恐八月遂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辦理全權大臣委以和戰之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稅助吉原重俊權少內史金井之恭等從之別以佛人披薩倉參機密六日發東京十九達上海李仙得亦隨行初李仙得已罷役更任特例辦務使赴廈門美國領事以犯局外中立令捕之李仙得不服曰日本得聘用美人載於條約日本聘我在臺事

（未起之前今擅禁其用我是使其國失信於日本也領事李[illegible]譯之李仙得遂往會利通於天津偕至京）九月十四日利通謁我總理衙門王大臣先辯論蕃地所隸之經界互相齟齬經二旬未決利通乃宣言歸國再舉（利通貽總理衙門書曰諸公所言輒引條約以背盟罪我是陽唱和我而陰疏斥我也我已東裝歸國在近或和或否期以十日答我）而陰託英國公使威妥瑪居間調停初利通要償軍需金三百萬圓總理衙門以日本為無理橫肆堅執不許（一時我軍機大臣文祥執議不給一錢巡視臺灣大臣沈葆楨亦奏稱倭備雖增倭情漸怯彼非不知難思退而議言四佈冀我受其恫喝遷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進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無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寬其稱兵既往之咎已足見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願堅持定見力為拒卻葆楨又貽書北洋大臣李鴻章曰大久保之來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遽就我範圍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勞以主待客自不必急於行成鴻章以告總理衙門廷議大體之）既而念日本近在肘腋無以餂其欲恐有妨亞細亞洲後來和局乃終許撫卹籌補銀限期撤兵兩國遂和好如初（條款曰照得各國自行設法保全如在何國有事應由何國查辦茲）

以臺灣生蕃曾將日本國政府屬民妄爲加害日本國本意爲該蕃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蕃詰責今與清國議退兵并善爲後辦法開列三條於後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爲保民義舉清國不指以爲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清國許給以撫恤銀十萬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四十萬兩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註銷作爲罷論至該處生蕃清國自行設法妥爲約束是日我總理各國事務和碩恭親王軍機大臣管理工部事務文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寶鋆吏部尚書毛昶熙戶部尚書董恂工部尚書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兵部右侍郎成林兵部左侍郎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鎬日本特命辦理全權大使大久保利通駐劄公使柳原前光咸會於本總理衙門議　定各簽押鈐印利通於定約之夕即走謝威妥瑪明日遂發北京至天津謁李鴻章傾懷款晤盡歡而別初前光因臺事謁鴻章前光氣餒恐其議論牴牾顧而言他不復及時事利通之來亦未修謁　及是乃過訪焉歸抵橫濱商民各張燈綵迎之以慶和成國皇亦御正殿賜謁詔賞其勳勞李仙得先歸國皇亦引見慰勞之尋召見英國公使巴夏禮溫諭獎謝蓋以威妥瑪等調停盡力也旋特遣勅使於臺灣詔班師十二月從道等振旅歸國皇亦召見慰其勞是役也日本靡費六百餘萬圓兵士疫死者甚衆八年十月以外務少

輔森有禮爲特命全權公使遣如北京明年丙子以朝鮮礮擊雲揚艦事命森有禮請總理衙門以書告朝鮮勸修好有禮又往保定謁北洋大臣李鴻章鴻章飲之酒而縱談曰平秀吉想是千古偉人然朝鮮之役前後七年明以朝鮮爲我國藩籬在所必爭致喪師糜餉兩受其害有禮曰朝鮮果爲中國藩屬否鴻章曰此天下萬國所共知且條規中既載之有禮曰條規中何嘗及此鴻章曰兩國所屬邦土非指朝鮮諸國而何俟他日修約補爲註明可也有禮因曰朝鮮屢拒我國書今又無端擊我兵艦我國是以有征韓之議鴻章曰朝鮮誤於不知耳且亞細亞洲宜合縱連衡外禦其侮何可以兄弟之國日尋干戈苟或興師中國亦豈能袖手旁觀以大字小願貴國熟圖之鴻章又取筆書徒傷和氣毫無利益八字示之有禮唯唯臨別起告曰今夕所論戰事乃森有禮一人之言非日本使者之言也初條規已換華民流屬日本者日本以未設領事官遂頒告居留華民規則令之遵守並課金作經費先是華商僅居長崎一口其後新開各港皆陸續麕集橫濱有二千餘人神戶有數百人長崎有千餘人築地箱館各有百數十人大約閩粵浙籍爲多日本令各舉董事經理每人每歲課銀二圓以充經費至歲丙子光緒二年爲明治九年我朝乃特簡翰林院侍講何如璋爲欽差大臣候選知府張斯桂

爲副使并分設理事先是議約之始曾國藩奏稱日本物產豐饒百貨價賤去中國不過數日程立約之後彼國市舶將絡繹東來中國賈帆亦必聯翩東渡不如泰西諸國洋商來而華商不往華人往者已多中國假須派員駐劄日本約束內地商民訊辦華洋爭訟案件李鴻章亦奏稱中外已定和約均宜各派官員往駐其國庶消息易通勢力均敵近年奉 詔迭次派員往泰西各邦通好業與從前隔閡情形小異日本近在肘腋自變更西法造兵船開鐵路又派人往西學習技藝其志固欲自强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聯絡之則爲兄弟拒絕之或反爲仇讐誠宜簡員往駐隨時偵其動靜與之推誠相與設法牢籠亦可管束我國商民云云其後福建巡撫王凱泰丁日昌湖南巡撫王文韶均以爲言九年十二月抵東京謁今皇遞

國書書曰

大清國

大皇帝問大日本國

大皇帝好朕誕膺

天命寅紹丕基眷念友邦言歸於好茲特簡二品頂戴升用翰

林院侍講何如璋爲欽差出使大臣三品頂戴卽選知府張斯桂爲副使往駐貴國都城並令親齎國書以表眞心和好之據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達辦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協惟冀推誠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昇平朕有厚望焉如璋率同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入謁行三鞠躬進退禮國皇喜受書日本漢學者皆謂自隋唐通好以來千有餘載及是使者始奉皇帝國書待以鄰交之禮書之史冊寳爲至榮旋購使館於東京之霞關又於橫濱設理事官一員兼管築地神戸設理事官一員兼管大阪長崎設理事官一員中國商民咸歸管轄

日本國志卷六

日本國志第二 卷六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鄰交志下一

泰西

環地球而居南北極有定東西方無定然居中國而視歐羅巴則名曰泰西日本又居中國之東故亦沿泰西之稱阿美利加一洲自太平洋海路已通由東而至其國亦可謂之太東然其初來也越大西洋而抵歐羅巴乃能至亞細亞且其種類國俗實為歐洲枝分之國今亦以泰西統之至歐美各國國名譯華語無定字讀以日本音更無定字如英吉利或作漢人利亞或作諳厄利亞或作英機黎或作英圭黎又作伯理敦則三島總名也又作不列顛又作蒲利丹尼亞又作貌利太泥亞俄羅斯多作魯西亞或作鄂羅斯又作露西亞阿美利加多作阿墨利加或作米利堅或作亞美利駕又譯其義稱曰合衆國或曰聯邦法蘭西或作佛蘭西或作佛郎機或作佛郎察西荷蘭多作和蘭或作阿蘭陀或作喎蘭日斯巴尼亞多作西班牙或作是班牙或作班由或作昆斯番又讀新西班牙為農昆斯番郎美洲之西班牙屬國也日耳曼或作督文或作查曼布路斯或作孛露或作孛漏生或作普魯斯或作布霤士或作普魯士今之德意志多作獨逸衛萄牙或作波爾

杜瓦爾義大利亞或作意大利或作以大理比利時或作比利震或作白利眞奧大利亞或作澳大利亞秘魯或作白露丹馬或作丁抹又或節稱曰英國魯國墨國此編雜採諸書不必一一盡改特識於此

後奈良帝天文十一年西歷之一千五百四十二年也葡萄牙教士始來多褹島島屬大隅船長二人一曰牟羅叔舍一曰幾利支丹日本後遂名天主教爲幾利支丹教日本學者皆謂歐洲人之來日本以是爲始荻原裕曰先是三百五十四年爲後鳥羽帝文治四年有船至陸奧闔船一百五十人中有三偉人一精兵學星緯術數一善蕃樂一妙醫藥此乃歐人來東之始世或以西歷一千四百年間葡人始經阿非利加之喜望峯而來印度然其由亞歷山大港通紅海而至印度固已久矣此陸奧來船必爲歐人云云余考景教之傳在唐貞觀年間當時爲建大秦寺則羅馬教士來東已久此中三人有精星緯地理之學當時諸國無有此輩斷爲歐人理或然也又是時始傳鳥銃

尋有意大利亞教僧至大友義鎭首奉天主教其法浸盛及織田氏時松永久秀高山友祥等亦奉之正親町帝天正二年南蠻船至有教士稱字留嘉伴件的連教中師長曰伴的連信長召至安土問所由來曰

欲傳祆教信長館之立正寺召羣臣議之卒令建南蠻寺於京師授以土田刑部正則曰戎狄異類不知人倫異日必爲害不如逐之信長曰昔百濟貢佛像尊崇至今彼徒所奉容有可取先是筑紫瀕海蕃舶無所不至經營市易廣布教法及是又至京師教士多通國語解內情言辭溫雅善與人交金寶珠璣視如瓦石或教民造食物以利民用百方誑誘以惑民歸之如流水而西人託商賈來傳教者陸續不絕信長悟欲逐之未果大友義鎮時雄據筑紫特建天主觀於丹生島日聽講說兩豐二筑每焚佛剎目爲天火甚至毀佛像爲薪時京畿僧徒橫肆信長欲引祆教以挫之既而伴的連日以賑窮療疾爲事散珍貨施奇藥每日汝曹不信聖教故罹斯慘苦我今爲汝等超度乞兒病民日蟻聚其門而長崎闔境皆從教教匪山田甚吉等遂結五百餘人日放火刼掠信長始悔將逐之遇弒不果至文祿四年豐臣氏怒其惑衆乃收伴的連及其徒二十餘人械送長崎磔之始禁祆教然既所在蔓延不能驟改就刑者甚衆初天正十五年秀吉議毀南蠻寺或請斬其人秀吉曰不若放還命密捕教徒高山友長小西行長泄其情皆遁匿僅獲四人遂逐伴的連定法五章曰禁祀天主曰禁毀神社佛寺曰限教士二旬出港曰禁說教不禁通商曰所絕在教土商民姑宥其罪然教士潛匿不去及是乃遂伏誅後陽成帝

慶長五年荷蘭船至和泉界浦英吉利人從至先是天文十五年英吉利人始附蘭船來天正八年英船始至皆乞互市德川秀忠延見之其至也遭風船壞秀忠命賚廩穀五十口設館居之時時引見詢外域風俗越十年後船至乃載還六年呂宋船亦至德川家康給以印票允通商又須信牌於國民令航外海八年始設長崎奉行官名專司外船事島津氏所隸之坊津海商蕃客日益輻輳十三年呂宋船抵浦賀呂宋求直至關左又請通商船於其國皆允之十四年將軍秀忠又給印票於澳門葡商於荷蘭於英吉利均許互市長崎奉行人謁德川家康日覲今市易繁昌漢洋廣集外船繫泊至八十餘艘家康大悅當是時安南暹羅東埔寨以外南洋諸島及西歐各國通商者凡十許國皆給印票旋定以長崎爲互市場禁進他港十六年又禁天主教初秀吉禁教繼以兵事禁網弛寬教士來者日衆及是荷蘭人揚與士上變又有僧許教士日葡王之遣教士傾力濟度名爲通商實以蠱民漸圖奪國其取呂宋農毘斯番皆用此術及今不圖必貽大患家康大驚遣使搜索教士逐之海外申嚴教禁命俘崇傳以梵法勸諭教徒不悛者處流斬十七年又申禁天主教盡毀京畿諸道教堂初有告天主爲邪教

者德川秀忠特命推斐某於南洋傳習其教七年而歸秀忠名問窮數日夜不倦終悟其邪新西班牙人始來通商始得自呂鍾旋遣京商田中某附其船往逾年而還獻緋紅鵝絨葡萄酒各物十八年陸奥守伊達政宗遣其臣支倉六左衛門於羅馬累年乃歸日本人之至歐洲以是為始時以日本舟雇洋人駛往閩船百八十人獨支倉得歸攜有羅馬牒及十字架等物時教禁正嚴遂秘其事英吉利人始來駿河上書前將軍家康亦報以書獻有鳥嵌銃望遠鏡等物家康報書約許以七事曰商船碼役曰需用必給曰隨宜進港曰市民雜居曰財產自主曰禁強買賣曰罪犯各用國法由是商船歲至行之十一年以無利又辭通商案此殺書郎近世和約之權輿也十九年以禁教故因高山友祥等二百餘人於獄旋放之爪哇及澳門是歲又毀教堂十一宇諭教徒歸浮圖無教後者乃令以草積束縛父子相任絕飲食再令吏誘之曰改教則生皆曰甯死往天堂口唱達維斯不止達維斯謂上帝也元和二年始置下田奉行江戶港口三年呂宋船至有教徒遂搜斬閩船人荷蘭人至平戶告界商常陳攜呂宋教徒至長崎奉行駛如平戶入船檢貨搜獲教徒密書閩船無少長皆斬之幕府由是謐親荷蘭初羅馬教士利瑪竇入中國用漢字著書請張西教海船或齎至傳播民間至元和八年令長崎奉行

嚴檢漢書語涉泰西者一槩塗抹名日禁書其後長崎奉行捕禁益嚴教民多露宿乞食然卒不能絶寛永元年始置三崎走水奉行三崎屬伊豆走水屬相模新西班牙船至上書將軍家光以泰教國卻之家光下諸宰執議皆日此不過借通好以廣教耳不如逐之二年告海外諸國專以長崎通商禁進別港既而又停呂宋澳門互市十二年禁國民遠航律以極刑并禁造巨船初足利氏之末海賈奸匪氾海私出船幟題八幡字往往爲盜文祿初豐臣氏始給信牌許遠航逮德川氏定爲二十家船時人謂之硃印船及教禁嚴凡入海者必奉牒書又謂之奉書船然安南暹羅皆嘗遣使請禁國商横暴自文祿以來四十三年至是停之適有久往廣南歸者五人皆處斬旋又定船舶之制禁帆用三桅漕船外不得過五百石著爲定制防遠航也十三年命於長崎築港建館以居洋商不許雜居募富民塡港內築別島既成乃驅洋人盡住別島又放洋種男女二百八十七人於海外令大村純信以兵扼諸口以備竄逸十四年天主教徒作亂於肥前之島原家光命松平信綱等合西諸侯兵討之越七月乃平誅教匪凡四萬人更申天主教禁於海內初有馬城爲教徒竄據捕不絶幕府乃命松倉重政治之諭以

力鄉凶種重政大索封內每歲例戮數十人後發毀原城徒治島原其子重次嗣封政尚苛酷誅戮載道是年八月耶蘇教徒孫作亂故小西氏大友氏遺臣之奉教者匿於天草糾黨宣言日島原益田時貞神人也昔西教師有遺言廿六年後天降善男子枯樹生華繹雲四塞乃上帝再來之證今少年時貞郎其人羣賊等遂自天草入島原所在響應化高久城掠倉穀三萬二千包及火藥甲兵等築原城而據之事閘幕府命鎮西諸將討之以板倉重昌督師重昌合諸侯兵十二萬五千攻之不克重昌謀久困之幕府又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提督軍務重昌聞二將至怒師無功奮勇力戰中箭砲而斃信綱等至命諸將合圍然後進攻至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城破縱火焚毀烟焰滙天賊將時貞等十餘人皆自殺斬首四萬無一降者諸軍亦死者千餘傷者七千餘是役也重圍凡百有旬日官軍前後死傷至一萬三四千余攻天草之亂以不教之民執耜穫之兵衆數十萬勁旅於小城之下而每戰必勝倔強不屈此何以故萬衆一心也萬衆一心者教使之然也吾聞耶蘇基督之教推人物本原一歸之上帝主宰又以耶蘇舍生救人爲上帝子聖教主一心宗奉推其弊至於甯負國法不負教法甯負君父不負教祖苟或詈教則戟手而爭刀鋸之所加矢石之所攢踊躍奔赴覡死如賑以是爲答教祖之恩階昇天之福夫既以徇教爲報恩以赴死爲昇天遂不難執戈於君父之前悍然而不少悔是役也城破之日兒童幼女咸引頸受及無一涕逮者嗚呼何其敬信之至此也歐洲十字軍之起十戰九敗卒能奮興新舊教之爭至於父子仇隙伏尸百萬嗚呼耶蘇憂人道滅裂教以相

生相養之道而其徒說為危險蹈湯赴火以張其教吾不知其救人行善之謂何也日本荻原裕曰自三韓內附而浮屠至焉西南洋僑寇而祆教入焉祆教毒之尤酷者也一誤吾民愚民蹈而罹辜者大約二十八萬而官軍鏖戰死於鋒鏑下者不與焉寬永以後遺匪餘孽或殺或流或自裁喪國破家者亦不少大抵前後隕生於祆教之禍蓋幾幾三十萬人吁此三十萬人者皆我赤子也教徒一饒舌而我三十萬赤子含笑瞑目可不懼哉

十六年遣使長崎召鎮西諸藩重臣申教禁天草亂後於十五年懸賞日告教士者賞銀二百錠告教徒者賞百錠及是再遣大田資宗於長崎召各國諭絕來航令諸藩日國家嚴禁天主教外國非不知而潛遣教士屢來犯禁自今來船輒火其船誅其人

十七年毀澳門來船焚其貨斬其人澳門葡商復來強請互市幕府遣民部少輔加加爪忠澄告之日汝屢犯大禁是蔑我國也捕斬六十餘人餘附華船還

十八年荷蘭船長來謁將軍家光諭日耶蘇教有潛至者必告毋匿否則并絕爾國爾後荷蘭船至船主每獻方物至江戸謁將軍沿為常例時命北條正房問蘭人以西洋攻戰大礮火箭之法後錄為一書上之

後光明帝正保四年葡萄牙兵艦至長崎命嚴防戍舊制外船進口例收礮柁及是葡人日兵艦非商船不受命事聞幕府命九國諸藩出戍兵以小舟圍繞縆筏扼海楔塞去路衆至八萬又特遣大總督如長崎詰

問察其無他然猶停泊五旬餘而後去慶安二年魯西亞人始至樺太即庫頁島承應二年將軍家綱命築七礮臺於長崎防外患後西帝寬文元年令諸藩嚴索教徒立五戶互許法靈元帝寬文八年於長崎府廳設耶穌像令民踐踩寬永以來禁教益嚴每歲諸藩捕斬者數百人又嚴覈各道戶口不奉佛教者無所容身松浦隆信鑄十字架耶穌像於鐵板俾士民踐之以驗宗教是歲紛之長崎府廳幕府遂著爲令後又設於海岸外船來者必踐踏乃許登岸延寶元年英吉利船入長崎復奉書求互市不允自後長崎商船唯華商及荷蘭船而已他國無復至者行之二百餘年德川氏一代以閉港始以開港終獨中間鎖港二百餘載當此之時歐洲諸國佷呑虎噬弱肉强食每閱一戰國步日進日本獨立海中於海外事情茫加雲霧文恬武熙晏安無事至於末流墨守舊法閉門固拒然美艦俄船一來刼盟觀其堅船巨礮氣已中餒及一戰於馬關再戰於鹿島又動輒敗績而開港八口結約十四條左干戈而右樂敦城下之盟失利不必問矣方家康三世之初遣使通商造船出海駸駸乎有馳騖八極之意不幸以天主教故變而鎖港假令是時由南洋至西極與諸大國相往來又假令歐洲諸國早有輪船電線鐵路東西兩洋以玉帛相見不以兵戈則互取彼長以治己國日

（本雖小國或不難捧藏書而從萬國後斷不至前倨後卑如今日受侮之甚惜哉惜哉）貞享三年澳門港使送漂民十二還長崎上書曰我國以尊日本故特送漂人非乞互市幕府使吏答之曰國禁通信自今而後縱有漂人願勿送還乃給糧食薪水遣歸（以後葡船遂絕迹）東山帝元祿十二年始限蘭船進口每歲四艘或五艘中御門帝正德五年將軍家宣命限二艘輸出物值銀三千貫銅一百五十萬斤遣使長崎正貿易法更給船牌享保六年將軍吉宗始開泰西禁書之禁廢伊豆下田奉行始置相模浦賀奉行十二年處士小笠原貞任請檢小笠原島聽之（貞任曾祖貞賴嘗奉教檢南海得一島命以其氏每歲航收其利寬永中停之故貞任有此請其後小笠原島英國欲爭為己有日本卒不聽）十六年減蘭船輸出為一千五百貫銅一百萬斤櫻町帝寬保二年命青木敦書索遺書敦書始習蘭學（敦書稱文藏官書物奉行新井君美始聞和蘭學而世未知之敦書乃如長崎從象胥習洋字質蘭藉至輓近蘭學

浸開始有種痘法亦賴其首倡者有和蘭話譯等三年又減和蘭輸出爲五百五十貫銅五十萬斤後桃園帝明和八年有魯人由甘查甲測驗東海致書長崎安永元年魯人六十餘名至烏兒圖普島築室營漁利土人不能御遂與互鬭七年魯人命島夷嚮導至納加麻乞市易明年松前氏以將軍家治命還書辭市易給米烟酒遣之魯人鞅鞅去光格帝天明五年魯人來松前熊石家治特遣使巡視蝦夷諸島又命巡樺太寬政三年將軍家齊減外船歲額限和蘭一艘命和蘭船主五歲一至江戶有仙臺處士林子平以倡議海防將軍命錮之子平少倜儻有大志嘗敝衣非食羅高屐冒寒暑凌危嶮跋涉千里諸國山川要害莫不諳知最留意海防再游長崎接海外人詳其情狀其意謂自江戶日本橋抵於歐羅巴列國一水相通彼駕駛巨艦航大洋如平地視異域如比鄰而我不知備可謂危矣瀕海要衝之地必嚴築砲臺設戍兵以日本全國爲一大城一旦緩急以逸待勞庶免外侮又謂我南北諸島委之不顧外國有竊據者爲患不細歸著海國兵談及三國通覽二書幕府以爲

動人心命毀其梓網諸其藩當德川氏承平之際歐洲諸國無事之時而有林子平其人悉外情議防海可謂眼大如箕矣五年魯西亞女帝蘇非遣使阿陀牟等至蝦夷根室乞通信互市送還漂民二人家齊臨吹上廳見之二人伊勢白子舟子漂至魯居十二歲乃還遣目付官名石川忠房村上義禮等至松前諭阿陀牟曰此地不關外事宜西至長崎苟求互市有國禁在魯使乃歸時英船亦數出沒蝦夷海九年命松前氏修備更命南部某津輕某交戍蝦夷十年復遣使按驗淯和二年始置蝦夷奉行收東蝦夷為官地越五年褫松前氏封又收松前及西蝦夷為官地文化元年魯西亞帝亞歷山大遣使禮薩納等至長崎再送歸漂民四人四人仙臺水手與十六人共漂至一島曰蘊提戾都蛤又乘島船西南至屋和都蛤港皆魯人所管復往伊留歌都蛤居八歲魯帝徵之乘驛晝夜西北馳五十日至都館大臣宅帝召見十人問欲還否四人求還餘乞留四人在都四旬縱觀禮拜堂博覽曾及異花奇禽等蓋魯人欲再請互市故厚待之於是發船送歸由南亞墨利加之巴西抵極南海折而西北過東洋

泊加模揸都蛤而達長嵜水路距魯都七萬餘里獻書及方物乞通信互市將軍弗納明年二月遣目付遠山景晉於長崎與奉行肥田賴常傳命仍賜米鹽綿各若干給薪水遣歸初阿陀牟之至根室也及還與一牌曰若再來以是爲信魯人誤謂許互市故禮薩納固請終不許禮薩納在船中得疾請上陸療養且修船衆吏守法不聽賴常日有疾不許療船壞不許修是失信義也遂從其請禮薩納感謝而去賴常上狀請犯禁罪執政反賞之文化三年秋魯西亞兵艦寇蝦夷樺太焚楠溪廨舍掠粟執戍卒四人而去四年四月魯西亞兵艦二艘寇越土呂府火名蘭穗栅執戍卒三人進犯舍那寨戍兵僅數十人力拒之夜魯兵潛登寨後萊世鹵山發大熕戍兵不敵退保蔓米羅山魯人焚寨掠器而去箱館奉行乞援於仙臺南部津輕幕府亦飛檄奧羽諸藩嚴爲之備命仙臺秋田守松前五月魯人侵理井尻島焚抄船數隻又至樺太送還俘口上

書曰敢乞互市不許當再以戰艦蹂躪目付遠山景晉等巡視其地漕軍糧一萬五千石於箱館改置松前奉行以河尻某村垣某爲之十二月命松平容衆伊達周宗發兵屯蝦夷諸要害遣幕吏督之以備北寇初禮薩納之還也至加摸赭都蛤誘無賴日汝等往擾蝦夷地日本疲於奔命必許互市以故數來焚掠時昇平日久一旦變作舉國騷然五年四月起礮臺於相模伊豆安房上總各要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等掌其事八月英吉利船一艘至長崎夜潛乘輕舸入港掠民家畜物上廳乞牲牢薪水奉行松平康英飛檄肥筑將燒夷之英船夜去康英恨失機上表自劾屠腹以謝罪舊制使福岡佐賀二藩間歲戍長崎至是松平齊直坐戍卒失誤英船命之屏居時將吏調戍蝦夷者各至戍分守松前箱館樺太越土呂府然卒不見一寇而歸會津仙臺兵旋亦撤守盡命南部利敬總督西蝦

津輕寧親總督東蝦名進爵增封　九年五月魯西亞將伊利古留船至理井尻遣八人上陸詣泊崎言語不通戍卒虜之發銃指船八月伊利古留再至復遣國民三名請歸俘不予見柵中兵執火器迴舳入洋掠商船而去十年五月伊利古留復來使所掠船商詣泊崎言曰往年犯樺太越土呂府皆我屬國加撓藩都蛤之無賴所爲國家實不知已罪其魁禁勿擾邊鄙某等特來謝不圖待之如盜請察此誠賜以八俘六月松前奉行遣屬吏於理井尻報之曰歸所掠物上謝罪書則還若俘伊利古留諾而歸九月復詣箱館獻謝書歸器械遂還以八虜并給糧及薪水自魯人擾北邊至是八歲始平仁孝帝文政四年復松前氏封於松前仍鎮東西蝦夷八年蕃船一艘入寇薩摩寶島島津齊興發兵討之殺一人將軍令曰蕃船至沿海地則發礮急擊敢私給蕃

船用物者嚴戮無赦天保二年有蕃船冠東蝦松前兵砲殺數人船乃遁十一年處士高野長英渡邊華山等以譯西書及議開無人島有罪禁錮初長英華山與小關三英共譯西書論兵制究地誌時英艦護送漂民直至浦賀欲請貿易蘭人告之長崎事聞閣老水野忠邦曰宜準文化中逐魯使例評定所亦議曰英人倡攘陽以貿易爲名陰欲廣其教教宜遠之如淫聲美色今託言送漂民至都城咫尺之地其意難測欲濟小蟲則殺大蟲毋以一二漂民弛禁當一舉掃除之以輝國威耳長英等就幕吏竊其稿私謂國初英蘭皆入江戶後英以無利辭今彼冒萬里風濤送我漂民實出厚意若以怨報德恐結怨外國華山乃作鴂舌小記蕃論私記愼機論長英亦著夢物語皆駁攘夷非計旣而蕃學之徒又議開無人島以供國用將請之幕府或告以通信外國蹤跡詭秘遂下令搜捕嚴錮之十三年將軍家慶廢外船徼擊之令德川齊昭建議曰民俗愚戇不知大義漁父鰥丁爲尤甚曩市攘夷令猶恐或昵夷人於洋中今廢其令何以防偸漏之姦不報宏化元年和蘭兵艦來長崎告曰西洋諸國將率兵來劫盟三年丙午閏五月北亞墨利加將必氏帥軍艦二兵一千航入浦賀貽書奉行曰我國已結好華人冀貴國亦互市

願守國法幕府令大久保忠豐傳命曰我祖宗以來鎖港久矣外事當問長崎不關此港命松平齊典松平忠固嚴修海防六月墨艦還去是月有墨人七名漂泊越土呂府明年幕府命和蘭人送還之孝明帝嘉永元年戊申蕃船往來北海者日衆二年己酉北亞墨利加人十五名漂至蝦夷幕府命和蘭送還辭三月墨船入長崎受漂人去閏四月英吉利船入浦賀奉行戸田氏榮奉命斥之歸途闌入下田測海而去於時蕃船來往北之南部津輕松前西之對馬或上陸游步或乞供闕乏日益頻數幕府乃令內外列藩益脩海防撰人材減諸侯騶從許其齋火器入江戸練兵於郭外又命西諸侯造巨船是年始傳種痘方五年壬子八月蘭人上言明年墨欲來請貿易苟不協將有戰事先是三年和蘭亦上言印度人欲貿易日本請於英國政府見許命築礮臺於大森六年癸丑六月三日北亞墨利加將

陂理帥四艦突入浦賀曰奉國命求通好齎有國書當呈之大君奉行戶田氏榮令往長崎陂理不聽狀頗桀驁奉行飛報江戶幕府大驚命松平細川黑田毛利蜂須賀立花酒井大久保等諸藩戍近海及上下總安房伊豆相模沿海假館於栗濱爲接使所九日氏榮等率諸吏接使受書陂理以兵三百餘人旗鼓而進道路側目獻書函及方物且云直達大君其略曰北亞墨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水師提督陂理呈書日本國大君請脩好互市二事我合衆國產黃金白銀鉛汞珠璣及天然珍異之產人工奇巧之物日本亦富物產相貿易必有大利試行之或五年或十年卽不利則罷市加理科尼亞我一大都會馳火輪船則十八晝夜而到日本或帆或輪航太平洋而至中華者及捕鯨船之近日本北部者時遭颶壞船願救恤之我火輪船頗

費石炭薪水然不得多載願給其價之我當報以金銀前中納言德川齊昭細川齊護立花鑑寬請以部兵攘之幕議謂承平日久宜先爲之備而後絶乃使氏榮等報之曰當奏之朝廷明歲令長崎和蘭人傳報陂理曰明年若允許將假一島建商館乃入神奈川灣測量吏諭之陂理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吾爲之先鋒故豫量淺深耳幕府使脇坂安宅入奏帝大憂恐敕七廟七大寺祈四海靜謐七月魯西亞使布鎆廷帥兵艦四艘入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魯使就奉行水野忠篤呈書請三事一脩鄰好二正樺太疆界三則開市及魯船往來有急需請給缺乏十月將軍家定遣大目付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路聖謨等於長崎答書於魯使曰我與貴國各國其國民其民無事相交嚮欲正疆場須敕疆吏按圖籍檢覈憑據勿使有毫

鼇差乃可若貿易往來我世遵舊法前已固辭但方今貿易殆徧宇內誠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頃者合衆國亦來乞市容彼拒此勢既不可並受萬國則鱗集麕聚國力之給不給未可知將何以爲繼矧我主新立百度草創如此重事須奏之京師告之列侯勢不得不費歲月我於貴國壤界相接應加鄭重幸諒此意布鈷廷受書而去初墨艦之去下其書於列藩議之主戰主和羣議紛起士之上海防策者日踵於門里談巷說亦論其利害幕府乃報曰議論百端要之歸戰和二字顧邊防未完兵器未整烏可自我開釁明年之答宜遷延以待後舉旋命會津熊本荻鳥取岡山川越忍柳川諸藩戍武相房總沿海又徵土佐漂人萬次郎爲小普請萬次字佐漁人於天保末漂流抵無人島爲捕鯨船所救攜往北亞墨利加居十三年乃還獻其紀行日記世界計覽萬國輿地圖西洋奇貨至是擢之以其解墨事也安政元年甲寅正

月十三日墨將陂理再帥七兵艦入浦賀幕府遣大目付伊澤政義町奉行井戸覺宏儒員林煒等按問之墨艦進泊本牧發空熕量海底幕府命金澤藩等守京師水戶藩守江戶仙臺久留米米澤等亦與焉餘皆扼守近海浦賀奉行戶田氏榮及政義覺宏等使退浦賀港對曰遠方航海苦曠日請入江戶上書不許二十七日副將阿單須進入神奈川迫品海政義等舉國禁止之阿單須抗辯無退色時德川齊昭建白十議論墨不可和細川請進討以張國威並不許二月十日令煒覺宏等假館橫濱接墨使饗之陂理上書曰謹承兩國相親之命使臣與有榮矣然條約不定則邦交不固請以後泊船許取直給物許士卒上陸許上岸立標測量內海幕府賜之米百斛許其泊下田箱館二港（居下田沙予島方七里居箱館方五里）及撫漂民給薪糧等墨艦乃赴

下田港尋許泊長崎時聖謨政憲等至自長崎以爲許墨人二港與前議答魯相牴牾上書爭之不省幕府遂令諸藩撤武相總陣營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人至是罷歸日本以武立國本然自德川氏秉政以來驕虞爲治於外國强弱茫乎未知一莆船來調兵至八萬人一魯艦來復徵四諸侯之兵漕十萬石之米此次墨國刼盟乃至聚兵三十萬衆然彼國駕巨船履大洋東西南北何所不至我迹敵船之所至而置之戍戍兵未至敵艦早颺此與刻舟以求劍守株以待兎何異及乎兩軍對壘彼此相持主客衆寡非不擬形勢而得便利然驅不教之民執無用之器驟對强敵譬猶羊羣見虎早已神索氣盡調兵雖多終不能戰嗟夫設險以守國教兵以備戰有國家者之急務平時漫不設防一旦有警則羽檄飛馳張皇失措事定而復遣散之非特勞民傷財而鼠技已窮形見勢絀適足貽旁觀之笑招外人之侮無怪乎刼盟之師接踵而至也前車之鑒可不戒哉墨艦臨去送致長門人吉田矩方等二人幕府錮之初長州士吉田矩方受兵學於松代儒臣佐久間象山象山博學洽聞兼通象譯善火技每曰方今要務宜周航萬國審其情實庶不致觀人國於雲霧中會幕府託和蘭購兵艦象山曰不如遣人往殊域學之邦人來往自能操舟不復仰給於外省購費而習伎巧益莫大焉幕府不納矩方聞之感憤時魯艦入長崎欲從之航西至則已去乃歎

然返江戶象山在浦賀警衛中矩方與其門人澁木松太郎謀之象山象山授以方畧託小束介二人夜竊入墨船請附載彼理彼理不聽護送遣歸幕府以其犯國禁也錮之其藩並幽象山嘗觀彼理紀行書謂矩方聰明識天下大勢日本罪斯人眞爲可惜然矩方後竟被刑維新以來長門藩士之以尊王樹動者多其門人世謂其以名節鼓舞士氣至今稱道矩方又嘗草七生滅賊說引楠子語以自況其英烈可想也七月瓜哇都督贈書長崎奉行曰前奉命索戰艦會西洋亂未由得之聞日本待魯墨愈於和蘭然魯最叵測魯將蠶食差我廉以及日本泰西諸大合縱拒之今英王以僕爲東方水軍將尾追魯軍僕即帥兵艦先發請許其入長崎諸港幷請給軍用延至八月答之曰如以討魯故則敝邑密邇於魯近始行成或以應援見責如以窮乏之請敢不如命長崎箱館隨宜繫泊幸勿至他港旣而以其固請許泊下田英女主域多利亞使船亦至長崎上書略曰近來鄂國猖獗無狀有吞併全歐之志吾王哀全歐人民罹禍問罪於鄂國命將出師海

陸並進聞昨年鄂國遣使於大國約永通和好貿易有無諸執事待以客禮許其請而遣之吾王聞之擗踊曰大國洵君子國而鄂國所謂虎狼之秦也頃者鄂國挾其祆教凌暴土國土國孱餒不能支告急於英吾王傳檄於同盟發精甲數萬碎其艨艟十殺其組練數千零賊奔竄吾將草薙而獸獮殲其醜類聞鄂將經大國海洋而歸其邊徼今某等艤軍艦於對馬島將跡鄂國敗兵而鏖之以作京觀於東洋毫無關係大國若以其有約不忍旁觀或英武不勝技癢有加一彈一箭以爲其後繼則某等部下將洩怒於大國改旗東指大國其何以應之言至此雖類不遜實出至誠鄂流涎於差我廉者有年幷吞蝦夷千島自皮及於肉於骨終將吸精髓而後已吾曹竊爲大國寒心大國其熟慮深計焉今通款大國竭區區之意欲使大國爭此要

者於世局也英敬天愛人力可取而義不取豈效鄂并食弱肉以誇强大此英之所以橫行寰宇而駕馭諸國也自今以往英船取道於大國管轄者不論何地何港揭徽而入下錨而泊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謁請下令沿海諸道知無他今兩國將立盟結義東西聲援則鄂形露勢阻不得逞其凶虐吾王東望欲明衷曲於大國久矣軍旅之間不能盡拜趨之禮鎮臺其知悉而報諸殿下速賜報英使名約蔑私崙幾八月奉行忠篤目付永井岩丞等奉命延見英使許泊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使船尋去九月魯艦用日本字樹幟曰於呂之也郎魯西亞譯音自南海入大坂洋幕府檄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彥根藩井伊直弼發兵四千屯京師本能寺郡山淀膳所諸藩扼洛外各所鹿兒嶋熊本兵相率東上家定尋使直弼守衛宮闕酒井忠義柳澤保得副焉使青山忠良等

分戍京師七口又命和歌山築礟臺於加田德島築於由良岩屋明石築於明石命宮津田邊峯山各嚴海防互相應援十月魯艦退泊紀伊之加田浦無幾來泊下田幕府使政憲聖謨政義及目付松平重古賀謹等接之十二月政憲等會魯使布話廷許泊下田長崎箱館三港購買欠乏之物魯船之在下田遇海溢幾覆幕吏善遇之脩其破漏魯人喜而去二年乙卯三月家定奉詔令五畿七道銷梵鐘以鑄大小砲惟餘古名鐘宗寺鐘報時鐘不毀既而僧徒訴之知恩輪王二法王事格不行又禁以銅鐵錫鉛鑄佛像佛具及諸器玩墨船至下田請測量海底曰使往來華米諸船諳海路以避覆溺患幕府報以俟後命墨量東北海而去六月和蘭人至長崎獻蒸氣船及小銃幕府尋遣矢田堀景藏勝麟太郎等於長崎就和蘭人學操氣船術八月島津齊彬獻昌平船於幕府模西洋製所造也家定賜以名刀賞之是歲春幕府命松前崇廣上東西蝦夷為官地東自木古內村以北西至乙部村以北直隸幕府更命伊達慶

邦戍東蝦白追以北愈不津根室士越士呂府俱奈尻等佐竹義睦戍西蝦御神居以北眞霖添矢八及北岸知床等津輕承順守箱館壘戍江刺乙部及御神居以南松前崇廣戍箱館岬江刺岬七重濱木古內及東蝦惣邊津冬奏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又遣清水氏遺臣及士庶千餘人於蝦夷使墾荒經野牧畜種樹捕鯨採藥及掘石炭鑿鑛山以教化夷民

二年丙辰二月幕府始置蕃書調所七月幕府築熕臺二於界浦命高松松江二藩築之於大坂兩川口鍋島齊正亦築礮臺於神乃伊王二島家定賜刀賞之墨使巴爾理士來下田告曰奉國命爲總領事主通商請親謁將軍呈書老中阿部正宏等密議謂既與和親許貸地泊船給物又繼以通商此禁一弛各國踵至親甲疎乙殆生亂階許之慮力不給不許則根本猶弱實國家安危之所繫乃令大小監察評定長崎浦賀箱館下田諸奉行各上議諸吏上封事或曰既破國律接外使事機已誤今噬臍何及十月家定以堀田正篤爲外國事務總裁

四年丁巳二月和蘭船長上書曰交際

外國當爭實利勿爭虛名今日時勢誠不能閉關絕人苟開釁於瑣事則城下之盟俯首求和所傷實多老中以爲和蘭所言非於彼我分左右袒使諸藩積怨恐蹈亞細亞諸國覆轍業已許和變寬永以後之法則待之不得不遵寬永以前之規遂決議許墨使入府而欲於下田受書既而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等言巴爾理士必欲見將軍呈書議久不決至五月乃許定期謁見而奏之京師於是齊昭等上疏切諫溜直諸藩（德川氏設大老老中二職大老時有廢置老中常執政權又撰諸親藩輪直議政曰溜直）又連署諫曰許墨使謁見待遇重於和蘭一等是非幕下失其職掌耶今許見墨夷諸蕃繼踵亦將一一見之操縱由人誠大辱國雖遂事不諫敢別疏利害請再商金澤鹿兒島僊臺熊本等二十一藩亦上書曰寬永以前諸藩來朝者卑遜恭謹今承教依寬永以前例然墨使尊已

國蔑本朝執政阻之不可乃俯首下心聽其要挾某等誠痛憤羞與爲伍請於是日概免銜參德川氏之初與外國通商往往延見外客郎商人教士亦引與款接諮詢一切然自祇教醸禍以來遂以鐵鎬耶蘇縱民踐踏外船之至緊絕弗通中葉之後國勢愈弱拒人愈嚴其視西人曾禽獸蛇蝎之不若此次美使之見諸侯連奏請免銜參其鄙夷弗屑之意蓋可想見然一戰再戰即含詬隱忍俯首求和既而震驚其強又憪然改圖舉一切政體風俗惟西人是尚其視西人又有如仙佛賢聖之高不可攀者噫嘻何前倨後恭之一至於此也乾隆四十一年刑部上廣東巡撫李質穎譏英吉利商人驕等獄辭高宗皇帝諭曰漢唐宋明之季多昧於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因循姑息卒至釀成大釁而不可救聖人之言明見萬里大哉言乎比年物價騰貴諸藩疲於會同請自今限十年就國以勸農講武富國強兵而備萬一有水戶人二名夜潛入蕃書調所欲刺巴爾理士事覺處刑巴爾理士既來江戶詣堀田正篤邸告曰我合衆國以攘人土地爲大禁但輪船所至萬里交通孰敢以一丸泥封關者日本當從通例許合衆國駐全

權公使於京縱商船入港互市二者不翅本國請東西各國所望也日本之所患在英英與魯交惡恐日本爲魯所併亦欲得差我廉及蝦夷以橫絶魯軍開市結約得互相維持東印度爲英所併坐不與泰西結約故也約成則國不亡且戰艦火器均可應貴國需通商亦有利關稅所餘足贍國用惟鴉片産於東印度英挾其强力强人購買他國有受其毒者爲之歲靡四千萬圓與英往來須禁此物合衆國於人民習教聽從所好此亦世界之通義日本開市以我國公使督之諸國遣使約事則答曰既與合衆國約如此必莫有爭者嚮者僕會英將於香港告奉使日本率氣船五十艘往江戸要約若不許將自我動兵英與佛聯盟佛必與偕遲未至者有事於他國故也方今國是不如許互市吾飛告英佛以約成則蒸氣艦之來亦一二而已信

吾言則僕爲安全媒貴國之幸也十一月正篤令土岐賴旨川路聖謨等質問其言二十一日將軍家定延見巴爾理士於江城受書賜以時服並饗之昌平黌十二月正篤見巴爾理士謝其忠告巴爾理士再上書申前請家定使林煒及目付津田半三郎西上奏事林煒等見傳奏菅原聰長藤原光成曰近世萬國盡事互市今墨使請置公使開十港幕議欲許之使臣等上奏傳奏曰俟他日再議鍋島齊正上書曰我邦自神武肇基二千餘年未受外辱今乃爲墨夷所劫虧損國威曲徇其所求得寸進尺若王室何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外託通好內則窺隙一旦變作諸臣之肉足食乎今一意主戰暫勞永逸與先安後危孰得孰失縱令入寇列藩當敵王所愾奮力卻之不必以煩廑下臣世辱鎮西重任聞墨夷入見意如敵破後門請在國以十

有八年爲期足食足兵緩急從事時諸藩亦多詣營言事是年夏幕府命講武所都肄海軍令高松松江二藩守攝海松山守神奈川冬齊昭造軍艦成名曰旭丸家定賜黃金百枚時衣三十領賞之五年戊午正月家定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奏事請敕許川路聖謨岩瀨忠震等副焉二月正篤入朝獻黃金五十枚及金香鳳凰准后及關白大閤傳奏亦有獻遺帝召大臣以下參議以上三十餘名會議蜂須賀茂韶私上疏劾正篤因循誤事狀且曰臣見外夷近狀覬至神京天步艱難危急日逼又呈書前關白政通曰神州安危在今日幕府不容衆議殿下宜聽之耶於是聽長光成傳旨曰前敕以不許泊畿內近海今能不開武庫港耶曰開數港建商館溪壑無厭必漸次乞求保毋反覆正篤對曰古者外船入界浦而市南蠻寺亦在京師故彼以固乞然今許開武庫仍禁其入京畿十里內猶勝於前夫條約以約無事我不背理彼安敢亂今如不

和則變起眉睫何以因應故自今生聚教訓圖內強以祛外患策無上於此者三月巴爾理士至江戸促條約押印曰聞日本政權在江戸不圖游移曠日至此若不得命吾直入京師得其要領幕府飛書於正篤促之帝初令擬旨有外事處置一依幕府之語既而廷議譁然乃改草召正篤傳敕曰罌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將軍變祖宗法失兆民心何以保萬世許開下田前事已誤今若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其使三家諸侯更議而奏之正篤等乃奉敕還四月幕府移敕書於列藩正篤召巴爾理士告以京師衆議曰固欲保兩國歡然背違羣議事終不濟巴爾理士曰兩國相約而以人心不合延期天下萬國之所無前史所不見也政府不能鈐印直詣京師決之請刻日以報是月幕府以井伊直弼爲大老五月家定答罌書略曰承二國

相親之意感荷無已然宜章程見示待我國國會同之期而後定議巴爾理士奉以還下田六月魯艦入加奈川墨艦復突入小柴巴爾理士來告曰英佛二國乘得勝之威馬首欲東行有日矣我憂日本不耐誅求待其至而議已緩不及事苟聽我請署印於約我當告二國以同盟之國居間圖無事幕府危懼大老直弼等謂事已危迫徒俟敕允必開戰端乃使清直愿等與巴爾理士計參酌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鈐印授之將鈐印巴爾理士復日此約中所載寓居日本商民歸我領事官管轄以我國法處斷實不同泰西通例本非我合衆國所樂爲然東方刑律重於泰西桁楊刀鋸非西人所堪均不願受治於貴國之法英法諸國所不願獨合衆國爲之亦恐貽旁觀之笑滋吾民之怨請自今發奮自强改從西律俟日本法度脩明再改此條合衆國必爲諸國倡今日勢不得已幸諒恕之七月外國長崎箱館諸奉行亦會魯英蘭佛四使定約署印皆准墨例五國從同其條曰永相和親曰自明年六月始互市至七月開神

奈川以代下田曰自今後四十月而置市場於江戶五十月而
開武庫置場於大坂苟新潟不便則別開西州港居武庫神奈
川箱館地各十里但武庫之十里內不許入京畿長崎限公有
地曰禁糴米麥缺乏乃給曰貨幣互行國內日銅錢不許出口
曰嚴禁鴉片烟第一款英國君主日本國太君議定兩國及兩國屬民永敦友誼世世勿替第二款英國君主
可派欽差大員或秉權大員駐劄日本國京城並派領事官並
署領事官駐劄日本國現今所定通商各口所有英國欽差領
事等員可任意到日本國內地各處日本國太君亦可照派欽
差大員駐劄英國京城并派領事官或署領事官駐劄英國
口所有日本國欽差領事亦可任意到英國內地各處第三款各
日本國箱館神奈川長崎三口一口議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七月
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新潟一口議於一千八百六十年正月
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倘此口船澳不便即改換西洲海濱一
口武庫一口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准英屬
通商以上各口英屬人民皆可永遠居住亦可租地買屋並起
造棧房但不准設立礮臺以及一切武備凡英人起造房屋日
本國官儘可常往查看所有各口英人住居之處以及船澳章
程應由各處地方官會同領事商議若有不合稟請英國欽差
與日本國王家核辦凡有英人住居之處日本人不准在周圍

築墻砌壁以阻英人出入英屬人民可任意在以下所定界内來往如在神奈川至六鄉川止周圍以十里爲界在箱館周圍以十里爲界武庫亦以十里爲界惟西京不在界内此城相去十里之處不准來往凡有英國水手船隻不准過猪名川此河在武庫大坂之間出口以上里數皆自各口官地量起每里以四千二百七十五英碼爲準在長寄英屬人民可任意在鄰近各處官地來往在新瀉或改換之處其界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家酌定江戶京城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任英人居住大坂城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任英人居住但爲通商而已二城之内英人租屋之處以及往來界限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家酌定第四款凡有英屬人民在日本通商各口居住其身家悉歸英國王家管轄第五款凡日本國人民得罪英屬人民當由日本國王家挐獲照日本國律例嚴辦凡英屬人民得罪日本國人民或他國人民悉由英國領事官或其他秉權大臣照英國律例究辦兩國務須秉公了結冊得稍涉偏私第六款凡英屬人民欲控日本國人應先稟明英國領事領事應得從中勸息若日本人欲控英人英領事亦當聽其訴明從中勸息若必不能息訟須會同日本官秉公判斷第七款凡日本國人掩欠英人銀錢無力歸還以致逃避日本官務須盡力查挐追還欠項如英人欠日本人銀錢逃避者英官亦當盡力查挐追還欠項但兩造所欠之項官可代追卻與官不涉第八款凡英人雇日本人爲一切不犯法之事日本國王家不得阻止第九款凡英屬人民住於日本者應聽行教並准於無礙之處起造教堂第十款外國

各色銀錢皆可在日本通用以日本國分兩為准凡英國屬民經商兩國銀錢皆可交易但外國銀錢用於日本國須俟多年方知貴賤故日本國每從新開通商一口日本國官先將銀錢以照輕重與英人兌換外國銀錢不照銀色高低亦不得扣折銀錢開口後一年為限所有日本國金銀銀錢皆准出口惟銅錢不准第十一款凡英國兵船所用雜物准進神奈川箱館長崎等口起岸收入棧房歸英官掌管並准免稅若在日本國發賣買主應照稅則納稅第十二款凡英國船隻在日本沿海地方碰壞擱淺船上人等逃至日本無論是否通商地方地方官查知立即設法妥為照料護送交就近領事官查收第十三款凡英國商船欲進日本國通商各口可任意雇引水船帶入若船在口內已經完清日稅餉亦可雇引水船帶其出口第十四款所有日本國通商各口皆任憑英人由本國裝運各色無例禁之貨進口銷售並可在日本各口買與日本無例禁之貨完清稅餉裝運出口惟軍械等貨只准賣與日本王家及西洋人凡洋人與日本人交易各貨日本官不得與聞日本人與英人買賣貨物收棧皆聽自便第十五款凡英人在日本海關報貨以所報價值不合該貨可由海關照值定價貨主若不肯照海關所定之價售賣即當照海關所定之價納稅若肯賣關上應即買入立即付價不得扣折第十六款凡英人運貨進日本國通商各口已照則完清稅餉任憑日本國人轉送日本內地各處銷售不得再加捐稅及內地等捐第十七款凡英船載貨進日本通商各口已經完清稅餉日本海關應給憑單註明某貨已經完稅字樣若原貨載往他口無須再行納稅第十八款日本官應

在通商各口設法查究漏稅走私之弊第十九欵凡條約中所定一切罰欵以及入官之貨應歸日本國王家任意辦理第二十欵條約後所定通商章程兩國官民當與條約一律遵守以備章程未臻全備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家隨時酌議以便永行勿替第二十一欵現在所定條約皆以英文日本文荷蘭文書寫彼此一意但以荷蘭文爲準嗣後凡有英國欽差領事官與日本官文件俱用英字書寫暫以荷蘭文或日本文配送五年後即免配送第二十二欵兩國大員議明將來若要修改條約須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方可舉行並須於一年前知照第二十三欵今後若日本大君與他國一切利益之事英國官民無不同獲其美第二十四欵此條約英國君主日本大君批准之後以一年爲期在江戶京城對換現下兩國大員先行畫押並蓋用關防以昭信守英國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日本國安政五年七月十八日訂於江戶京城水野筑後守永井玄蕃頭井上信濃守堀織部正若瀨肥後守津田半三郎英國公使葉留燕押所附通商章程內載英船輸入鴉片如逾三斤之數即取以充公若有設法密謀輸入者每一斤罰十五元輸入各貨加造船修船各器具漁鯨各物鹽漬各料鳥獸食物又鉛錫石炭及造屋之材料蒸氣之機器暨棉布毛織均值百取五一切酒類值百取三十五其他均值百取二十

嗣以朝議紛紜諸藩齟齬各國游士方且倡尊王以攘夷之說內外交訌幕府不得已遣下野守竹內石見守松平

能登守京極使英復議鎖港英不納惟許新潟兵庫江戸大阪開港之期遲延五年而嚴禁日本人阻擾外交者仍減輕洋酒玻璃各器之輸入税於文久二年五月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六月定約於倫敦約日日本大君因國內阻擾外交各黨一時未能鎮定甚難如期開港屢商之駐劄日本英使茲復遣使詳陳於英國政府英國念日本大君內治之難曲意承諾允將前訂約章第三款新潟兵庫開港互市及江戸大阪許其居住所定期限均自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算延期五年而長崎箱館神奈川三處業已開港應遵約妥辦嚴禁各節一稅關干預商民買賣者二禁止外商雇用工匠教習僕役者三官吏拒止各藩搬運貨物於通商口岸者四司稅官役干涉商務從中漁利者五止遏一切齊民貿易者六杜絕與外商往來親密者以上各弊如日本大君不爲革除無論何時英國得仍照前約促令開港日本使臣回國應請將對馬島通商並許減輕酒稅又玻璃各器照值百取五稅則又於長崎橫濱設立存貨棧房派關吏專管以便外商存貨其已賣者纔進口稅復出口者僅納棧租以表明日本拓充商務之意云云日本使臣竹內松平京極英國外部大臣伊爾路塞押又遣筑後守池田伊豆守河津相摸守河田使法法亦拒其說仍責償長門轟擊法船償款復減輕各種機

器及鐘表珍異之品粧飾家用之物之輸入稅於元始元年五月卽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六月定約於巴黎第一款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七月間日本長州藩轟擊法船日本許賠洋銀十四萬圓十萬圓由日本政府四萬圓由長州藩支給第二款日本政府應設法鎭壓俾法船經過下關海峽不再滋事如不得已須用兵力法國水師願爲襄助第三款兩國在江戶所訂約章凡懸挂法旗之一切運進物應遵最後所訂減定稅則而行凡包裝茶葉所用各品許其免稅又片鉛鉛蠟地氈石炭籐及畫繪所用油藍照值百取五稅又酒精白糖鐵鐵片各種機器機器所用各件麻布鐘表袖珍表表鏈玻璃器件藥材及玻璃鏡陶器玉飾各具香料肥皂兵器小刀書籍紙張雕刻物件畫繪均按值百取六收稅第四款此款應附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九日兩國所訂約章而行無庸俟本國批准卽時施行日本使臣池田河津河田法國外部大臣杜爾灣路易押逮因長藩毛利氏力主攘夷屢礮擊外船英法荷美遂糾合四國之師以圖報復長人大敗旣於下關訂約償金三百萬圓四國復聯衡要挾幕府同訂減稅約於慶應二年五月卽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六月定約於江戶約曰據日本國安政五年卽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日本政府與英法美荷四國訂立約章內附通商章程第七款所載四國公使各

奉本國諭旨求更定日本國輸入輸出稅項又因日本慶應元年十月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十一月四國公使至大坂時日本政府准按價每百抽五改定稅則今政府特簡水野和泉守與英法美荷四國公使訂定十二欵第一款此次新訂稅則應附約照行將舊則更易神奈川港應從日本慶應二年五月十九日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一日起長崎箱館二港從是年六月二十一日即西歷八月一日起辦第二款新定稅則應俟六年後方許更議惟絲茶二項可準三年間平均貨價每百抽五課稅於二年後更議又木料稅可於鈐約六個月後隨時商改第三款原約附載通商章程第六款所云准單費應行免徵第四款日本政府應蓋造棧房於通商各口以便外商存貨如輸入之貨照則徵稅若將貨運往他處勿庸繳輸入稅但收棧租第五款日本貨物從內地運至通商口岸應繳陸路或水路卡稅外不得苛求第六款前訂約章載明凡外國貨幣應照日本同種貨幣同量通用墨銀一百元即抵日本一分銀幣三百十一個現值日本國自鑄貨幣以省文換之弊撥收取各項未鑄銀塊改鑄此項應徵雜費彼此俟後商定第七款現因各口稅署辦理稅務及起卸貨物傭使工役時時涉訟各口地方官應與外國領事官妥酌章程以便遵守第八款凡日本人民均得在通商各口及外國購買各項載客運貨各式風帆船火輪船但兵船非日本政府允准不許代購第九款日本商民得在通商口岸與外商貿易或遵該約第十款出洋貿易各任其便毋庸官吏檢察且日本商民遵章繳稅外無庸繳納別項稅目又各藩所屬人等除定章繳稅外無庸政府官吏檢驗

任便在各口與外國貿易第十款日本民人得稟明政府請領准單前赴外國通商或學習工藝又得在訂約各國船隻內幇執各種職藝外國人傭雇日本人前往外國應呈稟通商口岸地方官乞政府准單第十一款日本政府應設燈臺浮標木標等以便行船第十二款該約既經全權大臣訂定無庸兩國政府批准應從日本慶應二年五月十九日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擬日本使臣水野和泉守英國特派全權公使巴克斯法國全權公使路塞斯合衆國代署公使葡路度滿荷蘭公使兼署總領事葡路士布路克押 此皆幕府末年所定之約當美約定議時但以城下之盟隱忍曲從期暫紓目前之禍以待後舉而治絲愈紛燎原愈烈每改約一次則外人愈得利日本愈受損而當時君臣上下挾全力以爭約者固未之知也

外史氏曰泰西諸國互相往來凡此國商民寓彼國者悉歸彼國地方官管轄其領事官不過約束之照料之而已唯在亞細亞理事得以己國法審斷己民西人謂之治外法權謂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權也治外法權始於土耳其當回部全盛

時西滅羅馬劃其邊境與歐人通商徒以厥外政紛紜遂令各國理事自理已民固非由威逼勢刼與之立約者也故其弊猶小而今日治外法權之毒乃徧及於亞細亞余考南京舊約猶不過日設領事官管理商賈事宜與地方官公文往來而已未嘗日有犯事者歸彼懲辦也蓋歐西之人皆知治外法權爲天下不均不平之政故立約之始猶不敢遽施之我迨戊午歲與日本定約遂因而及我載在盟府至於今而橫恣之狀有不忍言者當日本立約時幕府官吏未諳外情任其鼓弄而美國公使爲定約稿猶諄諄告之曰此治外法權兩國皆有所不便而今日不能不爾願貴國數年後急改之其後岩倉大久保出使深知其弊亟亟議改而他國皆謂日本法律不可治外人遷延以至於今夫天下萬國無論強弱無論小大苟爲自主則踐我

之土即應守我之令今乃舉十數國之法律並行於開港市場一隅之地明明爲我管轄之土有化外之民干犯禁令掉臂遊行是豈徒卧榻之側容人鼾睡乎條約之言曰領事與地方官會同公平訊斷無論其徇情偏縱也即曰執法如山假如以外國人鬪毆殺吾民各交付其國領事則英律禁獄三年佛律禁錮百日罰佛狠百美律徒刑八十日俄律徒刑一年蘭律徒刑三十日而我國殺外國人則論抵命且責償金矣同罪異罰何謂公平假又華商英商同設一銀場負債甚鉅閉店歇業彼英商者以一紙書告其領事曰家產盡絕彼即置身事外而華商則監獄追逋或且逮其妻孥及其兄弟矣同事異處又何謂公平既已許之不由地方官管轄刑罰固有彼輕此重之分禁令又有彼無此有之異利益又有彼得此失之殊彼外人者盡便

利極矣而我之不肖奸民冒禁貪利圖脫刑網輒往往依附影射假借外人以遂其欲彼南洋諸島寄寓之華人不曰英籍則曰蘭籍更何異於爲叢敺爵乎此誠我之大不便者也不公不平之事積日愈多則吾民之怨憤日深通商以來三十餘年耦俱相依猜嫌不泯而士大夫細民論外事輒張目裂眦若爭欲剸及於外人之腹而後快心者雖由教士之橫煙毒之深亦未始非治外法權有以招之也此亦似非外國之利也雖然明知其不便今欲改而更張之彼外人者習於便利狃於故常必有所不願且以各國人情風俗宗教政治之不同一旦强使就我其勢又甚難而現行條約隱忍不改流毒之深安有窮期竊以爲今日之勢不能强彼以就我先當移我以就彼舉各國通行之律譯採其書別設一詞訟交涉之條凡彼以是施我以是報

我採彼法以治吾民彼雖橫恣何容置喙而行之一二年彼必囂然以爲不便然後與之共商畧倣理藩院蒙古各盟案件以圖禁罰贖代徒流笞杖定一公例彼此照辦或庶幾其有成乎若待吾國勢既強則仿泰西通行之例援南京初立之約悉使商民歸地方官管轄又不待言矣至於近日租界之案有華人與華人交訟彼領事亦靦然面目並坐堂皇參議聽斷者有烟館賭博我方厲禁而租界爲逋逃主萃淵藪肆無忌憚者斯又法外用法權外縱權爲條約之所未聞章程之所不及我總理衙門與英法公使議有洋涇濱設官章程十條是皆由於地方官吏巽懦瞻徇一若舉租界之地方人民亦與別國領事共治之吾恐各國外部且不料領事之縱恣如此也莫急之務尤亟當告之公使達之外部掃除而更張之